



读·品·悟®

藏羚羊跪拜

ZangLingYangKuiBai

王宗仁
著



◎ 相约名家 · “冰心奖”获奖作家作品精选 ◎

ZANGLINGYANG
GUIBAI

藏羚羊 跪拜

王宗仁著

高长梅 王培静/主编

九州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藏羚羊跪拜 / 王宗仁著. -- 北京 : 九州出版社, 2013.5 (2013.6 重印)

(相约名家·冰心奖获奖作家作品精选 / 高长梅, 王培静主编)

ISBN 978-7-5108-2086-1

I. ①藏… II. ①王… III. ①散文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84963号

藏羚羊跪拜

作 者 王宗仁 著

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

出版人 黄宪华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35号(100037)

发行电话 (010)68992190/2/3/5/6

网 址 www.jiuzhoupress.com

电子信箱 jiuzhou@jiuzhoupress.com

印 刷 九洲财鑫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毫米×1000 毫米 16 开

印 张 9

字 数 130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6 月第 2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8-2086-1

定 价 19.80 元

出版说明

冰心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作家，她的儿童文学作品和散文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位置。

这里所说的“冰心奖”包括“冰心儿童文学艺术奖”和“冰心散文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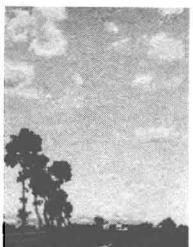
“冰心儿童文学艺术奖”创立于1990年。创立以来，它由最初的单一儿童图书奖，发展为包括图书、新作、艺术、作文四个奖项的综合性大奖，旨在鼓励儿童文学作品的创作出版，发现、培养新作者，支持和鼓励儿童艺术普及教育的发展。其中，“冰心儿童文学新作奖”与“宋庆龄儿童文学奖”、“陈伯吹儿童文学奖”、“全国儿童文学奖”并称国内四大儿童文学奖。

“冰心散文奖”是一项具有权威的全国性的散文大奖。冰心生前曾是中国散文学会名誉会长，“冰心散文奖”是遵照其生前遗愿而设立的，旨在彰显我国散文创作的成就，不断评选出题材广泛、思想敏锐、着力表现现实生活，创作形式风格多样的优秀散文。“冰心散文奖”是与“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并列的我国文学界散文类最高奖项，也是中国目前中国散文单项评奖的最高奖。

《相约名家·冰心奖获奖作家作品精选》共收录近年来荣获“冰心儿童文学艺术奖”和“冰心散文奖”的十位作家的作品。这些作品无论是小说还是散文，或抒写人间大爱，或展现美丽风光，或揭示生活哲理，或写实社会万象，从不同角度给青少年读者以十分有益的启迪。

随着中小学课程改革的深入与发展，让中小学生多读书、读好书早已成为共识。我社推出本套大型丛书，希冀为提升中国的基础教育、为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尽一份力。

九州出版社



目 录

C O N T E N T S

第一辑 草原藏香

藏羚羊跪拜 · 003

父亲墓前第十棵白杨树 · 005

格尔木姑娘 · 007

绿色帐篷上的红藏裙 · 014

草原藏香 · 016

第二辑 地球上的第一缕霞光

前窗观雨后窗望雪 · 023

拉萨少女 · 025

强巴卓玛与强巴卓玛 · 027

藏女哭坟 · 031

地球上的第一缕霞光 · 033

枸杞留给鸟儿吃 · 036



目 录

C O N T E N T S

第三辑

鱼从月牙湖飞到太阳湖

墓柳 · 041

可可西里有这样一只狐狸 · 044

有一只蚂蚁攀上世界屋脊 · 046

第二枚结婚戒指 · 048

桌子柳 · 050

鱼从月牙湖飞到太阳湖 · 053

第四辑

一封无法寄出的信

二道沟的月亮滩 · 059

背心 · 061

嫂镜 · 065

南八仙 · 070

一封无法寄出的信 · 93

大地和坟茔 · 95

第一个“常住户” · 99



目 录

C O N T E N T 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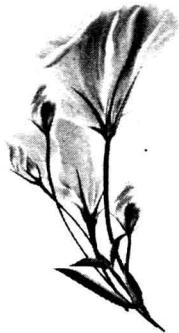
第五辑 对一位女文工团员的记忆

关于白房子的话题 · 119

芨芨的坟墓是棵小白杨 · 124

一个兵站三个兵 · 129

会唱歌的“酒瓶墙” · 132



第一辑
草原藏香

ZANGLINGYANG
GUHAI



藏羚羊跪拜

这是听来的一个西藏故事。发生故事的年代距今有好些年了。可是，我每次乘车穿过藏北无人区时总会不由自主地想起这个故事的主人公——那只将母爱浓缩于深深一跪的藏羚羊。

那时候，枪杀、乱逮野生动物是不受法律惩罚的。就是在今天，可可西里的枪声仍然带着罪恶的余音低回在自然保护区巡视卫士们的脚印难以到达的角落。当年举目可见的藏羚羊、野马、野驴、雪鸡、黄羊等，眼下已经成为凤毛麟角了。

当时，经常跑藏北的人总能看见一个肩披长发、留着浓密大胡子、脚蹬长筒藏靴的老猎人在青藏公路附近活动。那支磨得油光锃亮的杈子枪斜挂在他身上，身后的两头藏牦牛驮着沉甸甸的各种猎物。他无名无姓，云游四方，朝别藏北雪，夜宿江河源，饿时大火煮黄羊肉，渴时一碗冰雪水。猎获的那些皮张自然会卖来一些钱，他除了自己消费一部分外，更多地用来救济路遇的朝圣者。那些磕长头去拉萨朝觐的藏家人心甘情愿地走一条布满艰难和险情的漫漫长路。每次老猎人在救济他们时总是含泪祝愿：上苍保佑，平安无事。

杀生和慈善在老猎人身上共存。促使他放下手中的杈子枪是在发生了这样一件事以后——应该说那天是他很有福气的日子。大清早，他从帐篷里出来，伸伸懒腰，正准备要喝一铜碗酥油茶时，突然瞧见两步之遥对面的草坡上站立着一只肥肥壮壮的藏羚羊。他眼睛一亮，送上门来的美事！



沉睡了一夜的他浑身立即涌上来一股清爽的劲头，丝毫没有犹豫，就转身回到帐篷拿来了杈子枪。他举枪瞄了起来，奇怪的是，那只肥壮的藏羚羊没有逃走，只是用企求的眼神望着他，然后冲着他前行两步，两条前腿扑通一声跪了下来。与此同时只见两行长泪从它眼里流了出来。老猎人的心头一软，扣扳机的手不由得松了一下。藏区流传着一句老幼皆知的俗语：“天上飞的鸟，地上跑的鼠，都是通人性的。”此时藏羚羊给他下跪自然是求他饶命了。他是个猎手，不被藏羚羊的怜悯打动是情理之中的事。他双眼一闭，扳机在手指下一动，枪声响起，那只藏羚羊便栽倒在地。它倒地后仍是跪卧的姿势，眼里的两行泪迹也清晰地留着。

那天，老猎人没有像往日那样当即将获猎的藏羚羊开宰、扒皮。他的眼前老是浮现着给他跪拜的那只藏羚羊。他有些蹊跷，藏羚羊为什么要下跪？这是他几十年狩猎生涯中唯一见到的一次情景。夜里躺在地铺上他也久久难以入眠，双手一直颤抖着……

次日，老猎人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对那只藏羚羊开膛扒皮，他的手仍在颤抖。腹腔在刀刃下打开了，他吃惊得叫出了声，手中的屠刀咣当一声掉在地上……原来在藏羚羊的子宫里，静静卧着一只小藏羚羊，它已经成形，自然是死了。这时候，老猎人才明白为什么藏羚羊的身体肥肥壮壮，也才明白为什么要弯下笨重的身子为自己下跪：它是求猎人留下自己孩子的一条命呀！

天下所有慈母的跪拜，包括动物在内，都是神圣的。

老猎人的开膛破肚半途而停。

当天，他没有出猎，在山坡上挖了个坑，将那只藏羚羊连同它没有出世的孩子掩埋了，同时埋掉的还有他的杈子枪……

从此，这个老猎人在藏北草原上消失，没有人知道他的下落。





父亲墓前第十棵白杨树

我接到成闻君上尉从长沙打来的电话，她告诉我，刚回了一趟青藏线，给爸爸墓前又栽了一棵小白杨。

噢，我想起来了，闻君几乎每年都要为爸爸送一棵白杨树，这应该是第十棵树了吧！爸爸躺的那个地方干燥得石头都冒烟，太需要绿色滋润了。

闻君是个苦命女娃，没有得到过爸爸的关爱，也不知道母爱是什么滋味。在她出生的半年前爸爸就去了另一个世界，不久妈妈也嫁了人。她是在年迈体弱的爷爷那贫寒的怀抱里暖大的，爷爷含辛茹苦。

她长到15岁……

对于汽车兵成元生来说，那个六月雪猛刮的午后是他生命终结的黑色日子。那天，他驾驶着一辆载着战备物资的军车，行驶在藏北无人的公路上。突然他觉得头有些发涨、痛。他没在意，照常开车。每次开车走上青藏线，他都无一例外地要受到高山反应的残酷袭击，已经习惯了。可是这一回不那么简单，很快头像是裂开般巨痛，他脸色苍白，两腿不住地扭动着，额头滚动着小米粒似的汗珠。当汽车驶上海拔近5000米的四道梁时，空气越加稀薄，风雪拧成一个个圆柱在天地间旋转，扑摔。成元生用手砸太阳穴，让助手帮着砸，也止不住疼痛。他忍耐着，对助手说，我们一定要把物资送到边防，否则这和在火线上没有攻下敌人碉堡无任何区别。

那趟任务，成元生是毫不含糊地完成了，他也永远地倒在了雪山上。成元生不是第一个献身于青藏高原的汽车兵，但他绝对是第一个荣立一等功的高原运输兵。家里没有了支撑的大树，爹爹老泪纵横地呼天唤地，身



怀六甲的妻子捧着丈夫的照片哭得死去活来。

成闻军要继承爸爸的遗愿，当兵去！她拿着爷爷去世时紧紧攥在手心里的爸爸写的信封，不知道坐了多少次车，火车、汽车；汽车、火车。当她走进青藏兵站部的营门时，用“蓬头垢面”来形容她的艰辛凄惨相绝不过分。部队领导听了她含泪的诉说，了解了姑娘的身世和愿望，同时也给她讲了爸爸不平凡的事迹。部队接收了她。

闻君穿上军装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给爸爸扫墓。爸爸长眠在昆仑山下的戈壁滩上。一片望不到边的草原上满是大小不一的坟堆，她在老同志的指点下好不容易找到了爸爸的安身处。没有墓碑，没有绿草，没有鲜花，一切都是被岁月荡平了。她跪在沙石烫人的地上，告慰爸爸：我是代表去世的爷爷和远走的妈妈来看望爸爸的。爷爷临终前最放心不下的就是咱父女俩没有团圆，妈妈离家时再三渴求爷爷，让我长大后上高原来看望爸爸。爸爸，现在女儿来到你身边，这些夙愿都实现了，你也该含笑瞑目了吧！

闻君特地把从青海湖畔带来的一棵小白杨树栽在了爸爸墓前。荒原的日头太毒，让它给爸爸遮荫凉；戈壁滩缺水喝，让它给爸爸送清爽；昆仑山太寂寞，让它给爸爸做伴。

闻君在爸爸墓前栽下第四棵白杨树的那年，她考上了北京某军医学校，学习护理专业。入学三年，她除了去天安门照了一张照片，其他时间都是在校园里泼洒心血和汗水，攻读功课。

许多人不曾想到的事闻君做出来了。毕业分配时上级打算留她在北京工作，她一心不改地回到了昆仑山下的驻军医院。她说，我的根在高原。爸爸一个人躺在昆仑山太孤独了，我怎能离开他呢！

闻君带着父辈的动力舍身忘我地忙碌在新的工作岗位上。巡诊走上四千里青藏线，她在长江源头迎日出日落；守候危重病人，她轻轻的指间拥满对战友的情；送医送药到藏村，她的脚步带来春天的呼吸。谁说闻君没有见到爸爸，在她辛劳奔波的日子里，爸爸始终陪伴着她！

她照例年年给爸爸扫墓，墓前的白杨树已经站成了长长的小队伍。白杨树呀，它和昆仑山的气脉相承，它是春天的苗，秋天的穗。它守卫着爸

爸的灵魂，它张扬着一位女兵对祖国疆土的深沉热爱。

不久前，成闻君带着昆仑山的神灵，调离高原回到了爸爸的故乡。她心在雪山，魂在戈壁，回家乡一年就重返青藏线探望爸爸。就在她给爸爸栽种第十棵白杨树时，看到的一幕情景令她终生难忘。

一位藏族老阿爸忙前忙后地给杨树浇着水，闻君问及原由，老人深情万感地说：“好久无雨了，树苗苗渴了，我给它喝点水，躺在地下的人才安生！”

在这大旱的日子里，闻君觉得老阿爸的话犹如把长江的波涛引进她的心扉，只觉浑身鼓胀着攀山的大劲！



格尔木姑娘

我们相识那年，她们都没有谈朋友，连目标也没有，她们说这叫“一穷二白”。但是，那是自由飞翔的三只小鸟，无忧无虑，她们异口同声地说过这样的话：不结婚多好，永远没人给你脖子上套缰绳，想往哪儿飞就抖起翅膀往哪儿飞。我驳了她们一句：别犟嘴，到时候都要嫁汉子，抱娃娃，哪个女孩也躲不过。她们撇撇嘴，拿眼睛瞪我。不信。

不觉间岁月流逝五载，三个女孩都花开有主，各自有了男朋友，用她们的话说“大局已定”。那年，我就说过这样的话：不论现在和将来，即使有一天你们成了别人的婆姨，我见面还会称你们姑娘。她们听了拍手称赞，姑娘多好，浪漫又清纯，叫起来动心，听起来润耳。我们一辈子都愿意当“姑娘”！

三个姑娘家住在很远很远的昆仑山下，那个地方叫格尔木。



是青藏公路的咽喉，海拔2800米。六月里也飘雪花，空中飞过的鸟儿翅膀上都驮着雪，你站在路边等车，雪片准会沾白了睫毛。格尔木气候寒冷，但很清爽，很干净。对啦，“格尔木”三个字是蒙语，意思是河流密集的荒原。可是，这里有那么多的河流吗？只有在雪化冰消的日子里，戈壁滩才淌过几条季节河。刮一阵风沙，河就流得无踪无影啦。三个姑娘说，河多河少管他呢，水深水浅也没关系，反正格尔木是我们的家，爱都爱不够哩！这儿有昆仑山，有戈壁滩，有季节河，这儿缺氧，多气派！

看，氧气缺少也成了骄傲的资本。有句话：爱一个人连他的缺点也一起爱。在三个姑娘的眼里，格尔木的酷寒、风沙、缺氧，也变成了美丽的风景。

我真的无法忘记我们的初识。那是在可可西里的楚玛尔河里，我和她们都挽起裤腿扑腾在水里，为一只离群的藏羚羊洗澡。击水、吵闹、抱团，猴疯着，脸上、身上溅满了水，特别是姑娘们发辫上的水珠，莹光闪亮，把她们一个个都装扮成了小美人。我真希望永远都保持这份童心，经常能有闲暇到楚玛尔河去疯一次。

三个姑娘的名字叫：袁敏、艾君、唐梅。当时她们正是花蕾年龄：18岁。

我们五年后的这次重逢，是在格尔木我的临时住处，隔窗就能瞅见格尔木路口南来北往奔忙的汽车，再远处就是白雪皑皑的昆仑山峰。不知为什么刚见面我就觉得大家的心情很沉重。当然，后来我明白了，三个姑娘懂得了思念，我也跟着她们思念。思念远方亲人的女人最愿意倾诉。掏肝挖肺的倾诉是女人独有的本事。真的！

她们的男朋友都不在身边，相隔着山道水路，哪一个都有上千里远。不少男孩在离开女朋友时日子过得照样充实，甚至蛮滋润。但是，女孩不会这么超脱，她们离开了男人生活立马会变得枯燥，苦涩。抱着空空的分离，等着苦苦的相聚。企盼，除了企盼就是等待。有人说女人是依附在男人身上的藤。谁能说得清楚这话有几分对几分错？三个姑娘对远方未婚夫的思念和牵挂几乎占去了她们业余生活的全部。她们说，在想他的日子里，以往在一起的争吵也成了甜蜜的回忆，想到的全是未来老公的优点。

我听罢，笑了，问：你们不是说过，一辈子不结婚才好吗？她们摆手：不对，不对！那是哪年的皇历了，现在谁还会这么傻。忘掉那些话吧！

姑娘们长心眼了，懂得疼男人了。好吗！作为一个男性，我确实为她们能有这样一份可贵的感情而心动。

后来在我和她们有了进一步的交谈之后，她们的想法有了180度的转变。她们都认为，思念和牵挂其实也是一种享受，另一种有滋有味的幸福中的享受。袁敏说：你想想吧，他就在你眼前，却够不着也看不见，可你总是盼着能看见他，甚至想拥抱他。多美好呀，永远都诱惑着你去追他，想他！爱情就怕缺少这种“追”的动力。

艾君、唐梅马上接上去说：阿敏说得对极了，把男人装在心里比抱在怀里要幸福得多，这是长久的幸福！

噢，女人比男人懂得多，也比男人更深刻！

袁敏马上对我说：你千万别误会，以为我们活得很轻松，不是的，牵挂也有痛苦的时候。所以，我并不想把这种够不着的相爱延续下去，但是我没有理由不珍惜它。我们一辈子都应该感谢苦涩乃至感情上经受的各种折磨，少了它还能叫生活吗？

我们的谈话便由此开端。

她们伸手去推，思念却越推越近……

这个夜晚，在格尔木我暂住的这个不足20平米的房间，容纳着明月的相思以及因为月缺而带来的遗憾。要不是三个姑娘提醒我这天是8月15，我真的忘记了该吃月饼。

今夜无法入睡。欢愉搅拌着伤感，期盼相随着惆怅，把这个小小的空间塞得满满的。三个女孩的男朋友都是军人，或曾经是军人。袁敏的男朋友是唐古拉山兵站的军医。艾君的男朋友原来是守卫布达拉宫广场的警卫战士，三年前退伍到了南方某地跑生意。唐梅的男朋友是驻守在西藏边防的一个排长。

我和三个姑娘的话题无论如何躲不开她们谈论各自心爱的人。她们对我说：“你跟着我们一起享受吧，该高兴时就畅笑，该伤心时就流泪。”

我很痛快地回答：我愿意奉陪到底。首先是从艾君的一首诗开场的，她是三人中的诗人，心中多有感慨时总有妙句喷出。今晚自然不会例外。

中秋夜，你没回家
满天的星星是我思念的泪花，
远方的你呀，还记着家吗？

中秋夜，你没回家
飘晃的风筝是我的一线牵挂，
远方的你呀，何时回家。

南飞的大雁捎去了我的情话，
渐凉的秋风也在催着你，
我的爱人呀，快快回家。

艾君朗诵完诗，热泪早就充盈了眼眶。袁敏已经背诵下了这首诗，她又复诵了一遍，泪水几乎使她无法背诵下去了。女人最善于同情女人，对方开心时她不一定大笑，对方悲伤时她必然跟着抹眼泪。几乎所有女人的心肠都是连通着的。

无语。屋内空间变大。

艾君的情绪稳定了些，她感叹着：大部分女人都嫁不了自己真爱的男人。可是对身边的这个人又恨不起来。

我想缓和一下气氛，便以一个局外人的口气问艾君：“他常来信吗？”艾君低着头，说：“有一搭没一搭的，每次的信简练得都像一份电报。好像不是从前我认识的他了！”

“你知道他在外面生意做得怎么样，日子过得好吗？”我问。

她摇摇头。

由于人为的因素给女人带来了不少的约束和痛苦，所以就有人说柔弱是女人的天性。

艾君抬起了头，眼里含着泪：“他不容易呀，身边没人照管他。他像